

最后一面，最初一面

——怀念著名作家晓苏先生

于晓威

我与晓苏老师交往，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。

那时候，我二十四五岁。晓苏老师长我九岁，其时也只有三十多岁。我们也还都年轻，刚刚发表一些小说，但是未曾谋面和有过任何联系。我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的名字。当时，我的一位朋友，写了一篇语文方面的论文，我觉得写得还不错，经我润色和修改，便将它推荐给了正在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杂志做主编的晓苏老师。那本刊物当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，我附信一封，说明情况，希望他能给予批评指正。意外的是，不久，这篇文章竟在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上发表了出来，令我很是感动。

由此，我们开始了陆续的交往。说是交往，我们在长达三十年里，除了书信或电话，竟从没有机会见过面。当然，在这三十年里，我们都在写作，也都在发表，我虽然没有晓苏老师聪颖与勤奋，但也有很多次，我们的小说在许多杂志上同框，我们都经常为彼此激赏和加油，也时时在交流文学观点。

2010年前后，我主事《满族文学》杂志，刊物经费有限，稿酬不高，但又急需打开新局面，我只能利用个人情面，向许多名家寻求约稿和支持。这其中就有晓苏老师。他丝毫不讲条件，先后给刊物支持过几篇小说，每次都毫不糊弄，更可谓是佳作。

2012年，我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，2016年末，受组织任命和委托，又开始主事《鸭绿江》杂志。仍旧是经费有限，仍旧是亟需打开新局面，仍旧是想到了晓苏老师。每次救急约稿，他都慨然应允，并交稿迅速，给我解除很大办刊压力。其实不仅如此，记得有一次，在发表了他的一篇小说后，他给我微信，说是想把我主编的《鸭绿江》一期不落地搜集齐全，并给我发来刊款。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。刊款我断不能收，本来以晓苏老师的资历，他是可以享受赠刊的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因为早已加了微信好友，联系更方便了。

但，还是没有机会见过面。也许我们都还觉得，来日方长。

2018年末，因个人创作事由，我想回归专业作家，于是给组织打了多次报告，方才获批，夙愿得偿。虽然不办刊了，但是与晓苏老师的联系，似乎更频繁了。原因是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朋友圈里互动。

年复一年，友情就这么温润而自在地流动着。这种友情不是因为流动而消逝和转移，而是更加户枢不蠹。我以为我们一直会这么恬淡地把所谓的君子之交盘桓至老。但是我也偶尔地感到遗憾，那遗憾就是，我和晓苏老师还没有见过面。

既然想到了，那就不容拖延。近两年来，我多次向晓苏老师本人、以及向晓苏老师的高徒、作家周聪发出委托邀请，请周聪带晓苏老师到我的工作地沈阳或我的住地丹东玩几天，一可以解多年未见之想，二可以畅谈文学，把酒言欢，何等乐事啊。他们二人都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，并计划尽快实施。

去年八月中旬的



晓苏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。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作家》《收获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《天涯》《十月》等刊发表小说数百万字。出版长篇小说5部，中篇小说集2部，短篇小说集15部，散文集2部。另有理论专著3部。曾获湖北省“文艺明星”奖、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、林斤澜短篇小说奖、百花文学奖、汪曾祺文学奖、湖北文学奖、《北京文学》奖、屈原文艺奖、《长江文艺》双年奖、《作家》金短篇小说奖等。

一天，夜里快十点钟，我突然接到晓苏老师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晓苏老师告诉我，他不久前因病住院，不过很快就会出院的。他说，待他出了院，一定履约来丹东会我。此外，令我诧异的是，晓苏老师在那通电话里，还说了好多感谢我的话，大意是感谢我这么多年对他的帮助和关注。——我想，这是哪里的事啊。

电话里，我不敢问晓苏老师的病情，怕问深问浅，引他多虑，不利于身体恢复。我只能宽慰他，写作上不要太辛苦，身体第一，另外，出于某种莫名的担忧，我说，您能来丹东最好，或者，我有机会也一定去武汉拜访您。

放下电话，尽管时间很晚了，我还是立刻给与晓苏老师同在武汉的周聪打了电话。问他，晓苏老师身体怎么回事，并说出了我的狐疑和担忧。

周聪说，晓苏老师因肝腹水住院，已经很久了，经常处于昏迷状态。他每次苏醒过来，也仅那么几十分钟而已。但能在有限的清醒时间给朋友打电话，那是因为他心里记挂着一一些未尽的心情和友谊吧。

我当时听了，非常难过。以周聪的叙述，晓苏老师怕是根本不能出行任何地方了。何况我们相距那么遥远的距离。

我跟周聪说，既然晓苏老师不方便出行，那我就找时间专程去武汉看他吧！人生总要有约的。

没想到，在将近四个月里，我由于各种杂事缠身和其它缘故，多次想去武汉而未果。今年元旦前，我因颈椎病，举止不便，又因牙齿手术，脸部肿得很，原定去武汉看望晓苏老师的行程再次拖期。周聪来电说，那就元旦以后吧，他感觉，元旦以后晓苏老师的身体应该还可以。周聪还告诉我，晓苏老师听说我元旦去看他，非常高兴。其实我不知，他的身体那时候已经很虚弱了，并且伴有昏迷。晓苏老师对周聪说，晓威来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请他吃个饭。周聪说，你的身体也不能下楼出病房啊。晓苏老师顿了顿，说，那就去饭店多买一些好菜回来，在房间里请他好好吃！

我原准备于元月六号，自己的口腔伤口拆线

后，即动身去看他，但是不久，周聪突然来电说，晓苏老师情况不好。

于是，我立刻买了元月2号的机票，飞抵武汉。下了飞机，与到机场接我的周聪直奔中部战区总医院的病房里，看望晓苏老师。

他躺在那里，我竟一点都不觉得陌生。多么熟悉啊。虽然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晓苏老师已经昏迷四天了，刚一进到病房，周聪呼唤，苏老师，于晓威来看您了！晓苏老师竟然微微睁开眼睛。我立刻上前握住他的手，说，苏老师，我来晚了，我来看看您了！

他无力说话，甚至彼时已经意识不清，但他的眼睛是睁开看我的。他的爱人刘老师大声对他喊，晓苏，你看于晓威，他来看你了，你好起来，你不是答应去丹东那里玩吗？

此时的晓苏老师，竟然点了一下头。

我再也忍不住，流下泪来。待我擦干眼泪，我才发现，晓苏老师的眼窝里，竟然也流出一滴眼泪。我一直坐在他床头，握着他的手，心里万般感慨。我想，这是一个作家，一个帮助过无数作者和陌生人的作家，一个以优秀博导和教授身份，实践了桃李满天下的作家，一个特别幽默和懂人性的作家，一个特别高产的作家，一个善良、体贴、但又不喜凑热闹的作家，一个我每次跟他约稿、他交来稿子的同时、永远谦虚和真诚地附带一句“稿子不满意的话，千万别为难，我再给你写”的作家，一个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、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跟他见面的作家。

我想起晓苏老师的爱人刘老师跟我说过，他在漫长的住院期间，于病房中，从不穿拖鞋，也不穿病号服。即便是在楼内做例行化验和检查，也是让家人给他拿来眼镜，戴上手表，穿好皮鞋，衣装整洁。

他是一个体面且要强的人。

我还想起朋友们说，他是那么善良的人。在楼下小区门口买五块钱的豆腐，他从来都是给辛苦劳作的对方十块钱，不等对方找零，他就摆摆手，转身离去。每次都是这样。

我还想起，作为湖北省政府参事，晓苏老师在文章里说过：“从参事履职来看，我认为摆在参事面前的角度主要有三种，一是官方角度，二是精英角度，三是民间角度。官方指的是领导阶层；精英指的是知识阶层，精英角度即知识分子的角度；民间指的是百姓阶层，民间角度即普通老百姓的角度。”

这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在参政事务面前，将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列入不可或缺的现实声音之一。他是清醒的。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“文以载道”，我想，这是他的性格基因之一。

晓苏老师是一位被文坛低估了的优秀作家，尤其是作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家，他不仅是武汉和湖北的杰出代表，也是国内文坛的杰出代表之一。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完整时代，并以他的近千万字作品和广受赞誉的人格，昭示出那个时代的灵魂。

元月5号中午，在我回到丹东的第二天，周聪和晓苏老师女儿苏也分别给我发来信息，晓苏老师平静地离去了。

我无言，难过之余，草就一副挽联：

览天下文章，终古情长恨短
叹人间知音，总是留少去多

诚然，一个人的离去，固然是他经历的一次短暂事件，但留在朋友那里的，何尝不是长久的缺失和伤痛呢？

安息吧，晓苏老师。我相信天堂里有更好的文章和交往。

